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50 1940

T3134/3227.81

4

禮記卷之五

禮記

官親備察何者其文易曰禮以平大人以察時安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凡禮之贊揚形之歌咏者

即不科與於禮雖雖備之有無據古証今亦庶幾

為有用矣蓋公從余允以迄有明其于禮記通

取納前自祥也者始為文章余復從繁就簡由明

而後為其文則其各以其禮者知人存存所

山縣志卷之五

文章

仰觀俯察何者非文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凡發之贊揚形之歌咏者卽不得與於經緯黻黼之章然援古証今亦庶幾爲有用矣黃公從金元以迄有明其于碑記題詠取炳蔚有聲色者編爲文章余復芟繁就簡補闕拾遺錄其文詞列其名氏讀書知人允在斯矣故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志文章第二十八

詔書

加封城隍顯祐伯詔書

奉

大承運

皇帝制曰帝王受

大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

夫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

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

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

物之道實鑒於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

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房

山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于高城深

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于天者益不

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

皆新其命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斯民

山縣志 卷之五
城隍顯祐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
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邑政享茲
典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洪武二年正月

姚廣孝神道碑記

御製

朕聞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
童以成大業蓋有命世之才者必能建輔世之功
也

孝其沒也聲名洋溢流芳於後世耿耿而不磨蓋
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始之隱約所以善其身
中之達施所以見諸用終之清名所以超其類凡
若是者惟太子少師姚廣孝焉廣孝蘇之長洲人
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宏性
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行峻嚴人皆尊仰潛心
內典得其闢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
振宗風旁通于儒至諸子百家之言無不貫穿故

其文章闕麗詩律高簡皆超絕塵俗文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然蘊蓄至道而人莫窺其底裏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舉至京師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精純無疵朕益重之及皇考賓天而姦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宗社至之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

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間啓沃良多雖古之明哲莫能過也內難既平社稷奠安深惟天之所以祐我國家而輔成大勳若廣孝者實有賴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妣皆追封夫人廣孝之爲宮僚從容漸漬忠言匡輔雖老益盡其心朕命儒臣纂修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

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十六年三月來朝于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一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朝即歛跣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甸士庶遠邇傾赴肩摩踵接填廓溢

雖武夫悍卒闕巷婦女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

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于

西山礮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風飄洒法雲旋

繞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堅如金石得舍利皆五

色其所養者深矣于六月十八日遂葬焉嗚呼廣

孝德脩始終行通神明功存社稷澤被生民故曰

有命世之才者必能建輔佐之功若斯人者使其

栖栖于草野之中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

亦安能播聲光于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死生

之際亦大矣廣孝能預燭于事而不惑其有所見
耶眷惟者艾深切朕懷乃揚其功德不可泯者勒
之金石以詔來世銘曰天生哲人輔我國家有猷
有爲厥德孔嘉蚤從于佛潛養罷識洞燭古今幽
微莫測宏濟于艱畫若斷金內難既李克享天心
崇德報功位隆師臣翊善宏化正笏垂紳端居養
素壽考維祺翩然而來人莫或知而逝儼乎
宰此取克全五福曰天

咽都巾鳩拜嗟咨足矣其瞻謀其著龜山之上
神氣所鍾罔巒廻環磅礴冲融受靈于茲水因
封精靈上騰五色彌空琢玉示解迺勅臣工于于
萬年流光無窮

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朕惟自古膺圖受籙咸有大功德于天下其及也
弓劍之藏後世重焉匪特陰陽之所景觀實亦遐
邇之所繹思故世代雖遙崇禮不替若聲教被十

當年園寢源于異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
九有于前代陵墓未嘗不倦倦于心中勅所在守
護惟謹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
故明惑于形家之說疑與本朝王氣相關遂剷斷
其地脉又已已歲我

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念金朝先德遣王員勅大臣
詣陵致祭明復加摧毀且建立關廟為厭勝之
不達

天命之有歸而謬委靈于風水移災于林木何其

也金朝垂祚百有餘年英主哲辟實光史冊乃累
代之後兆域荒圯祀典缺廢撫今追昔慨焉興嘆
金太祖世宗已經享祀帝王廟其陵寢命地方官
虔供春秋外茲特諭禮臣審官省視脩其頽毀俾
規制如初并令有司時祭無斁嗚呼廟貌既崇持
景仰于往昔封壤重煥用昭示于來茲爰勒貞
以垂不朽云爾

房山縣志 卷之五
順治十七年九月初六日立

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朕惟自古膺圖受錄成有大功德于天下其沒也
弓劍之藏後世重焉匪特陰陽之所景照實亦遐
邇之所繹思故時代雖遙崇禮不替若聲教被于
當年園寢湮于異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
九有十前代陵墓未嘗不倦倦于心中勅所在守
護謹遣使之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收遼東

故明惑于形家之說疑與清朝王氣相關天啓元
年罷金陵祭祀二年拆毀山陵斷地脉三年又
建關廟于其地爲厭勝之禍從來國運之興衰關
乎主德之善否

上天降鑒惟德是與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于山陵風
水原無關涉有明末造政亂國危

天命已去其時之君臣昏庸迷謬罔知政圖不
德勤民挽回

大意乃輕信虛誕之言移咎于異代陵寢肆行摧毀
迨其後流寇猖獗人心離叛國祚以傾既與風水
無涉而前此之厭勝摧毀又何救于亂亡乎古之
聖王掩骼埋胔澤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毀前代
帝王山陵其舛謬實足貽譏千古矣夫金朝垂祚
百有餘年英君哲辟實光史冊天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知金太祖世宗二帝陵寢在
茲追念鴻烈特遣王貝勒大臣詣陵致祭蓋代

言謬俾略處越前

舉與所至威德在

聖天子微而欽往哲誠非常

盛事也泊

世宗皇帝定鼎中原隨享金

祖世宗于歷代帝

王廟復命地方官春秋致祭

又論禮臣備官

古廟修其頽毀俾規制如初

順承丕緒細湖前

後世所司處中記以昭經

聞揚之意嗚呼

廟貌既崇情景仰于往哲封壤

煥用昭示于來

墓愛動貞靈以垂不朽云爾

康熙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立

房山縣建

魏必復 元人

皇元大一統 禮樂興 禮孔聖加宗 八成徽號 亘古

無有不 禮樂興 禮孔聖加宗 八成徽號 亘古

式以 禮樂興 禮孔聖加宗 八成徽號 亘古

全上置 禮樂興 禮孔聖加宗 八成徽號 亘古

山收命 距金餘百載 迄未有先聖 祀至元 祀

政徽政 院拜禮於時 筵員中省 慕 殊異方 饋

也 大德 也

楊政 尉木人

不敬 應于是

輸楮幣 以倡

劉仲勉 工塑

正殿成 明年神門成 又明年 耶人 劉仲勉 工塑

添大成 殿南面 垂旒 被袞 充鄒 而八十 誓序 位左

如監 學通 監殿 地後

佛繼續二畝有奇構明倫堂傑作治世力之學及
建祐改元春宰王元恕念惟兩堂未備考之故事從

闕今歷年所禮謂宜亟作治世爾待後視今猶人

前也即與捐俸入疏平昔交口四志以相厥事合

餘三千濬屬監縣民安答宰二凡恕簿伯佳尉張

起兩廡庖漏內外門墮未備上元是詔罷不急

事東作宜弛廟繕治令與監縣以下

家無

弛廟是

及民朽者梓者悉疇備以直陶者斤者悉以

事則觀民以禮勉吏以義孰敢忽諸干

胥徒隸兵咸入役身蒞之不兩月煥然就敘繪從

七十二大儒二十四新祔十賢儼像攝齊東西其冠

冕服黼黻並取式監學應圖合禮靡有差廟門夾

翼致齋室內外按圖制悉具登降有度有數十子

廟事畢掌石局事張彬亦縣人也目擊心悅欽萃美

確碑廟庭請以是役前後發用之誠作新之勤具

金石貽後人勿替今之功其設心勸善有在矣直學
科顯督王旣久考敘始末禮率民安荅元恕伯住
澤新監縣哈魯丁者宿高榮弭祜執簡詣必復合
悉銘究觀吾黨職承宣者其勦力風俗之本非直
觀美思作新一鄉之善士思觀民以禮思勉吏以
輔密邇于數子易哉廿祀而致其誠茲義舉有始
始卒者何大書屢書而已屢書者何持敬而
義理日新則父父子子兄兄弟
人倫明于上小又親于下觀政官府善俗比

後三物賓興沐浴膏澤歌詠勤苦卽事卽物而
發見于日用率是天下何思何慮於一鄉乎何有
復不敏在恂恂鄉黨旣不得以辭語淺薄遊聖門老
難爲言自解謹齋沐作銘曰元統天道無外百世以
俟父子親君臣位有茲通祀崇門廡正陞所德禮
是敦化遠求道邇邦民所止禮之履義之揆勿亟勿
已躋俗美講物軌邑政數子政相起齋栗顛顛鄉校

房山縣志 卷之五
倚頌聲企文載攸始

重修縣學碑記

陳以勤

房山附圻內最近迺其徵歛冗襍力役繁興民之勞于輸作者較他邑爲甚以故學就圯敝然吏嘗力有所屈欲葺之而有所不暇也項濟南張君汝能來是邑其才力旣足以勝其難而又慨夫學之不足興起士類也蒞事無何亟以序修舉之文廟爲先易倫堂次齋祠次門墉蓋始于嘉靖三十三年

庚子三十四年九月也於是學中弟子邱文實等

真樂張君之賢而來請文以記勒竊謂先王爲治之道今不可復見矣所僅存者唯學校之制而已顧古之所謂學者有六德六行以爲之教有絃誦書禮干戈羽籥之屬以爲之業其行于中也有飲射合樂養老勞農聽頌受成獻馘之事以習其所見凡以磨搯而長養之俾內復夫天命本賦之性外節夫耳目手足之欲因示以天下國家之務其豫有以知之而不

惑于既用也其教人之法可謂詳也已矣陵夷至于
今其法固已盡廢凡師之教于學者惟專于章句文
菀之末而弟子亦靡然相與習學焉以與不失乎有
司之尺寸則與古之所以爲教不同矣是以古之成
材常易今之成材也常難間有一二稍稍樹立者則
皆以爲得諸氣質之自然也由此觀之學之于人材
其果無繫也歟雖朕先王之立學也所以成天下之
材而期於倪焉以盡其實者也由今之制而不失其
古之實又安可以泥于教法之同乎嘗考文廬江之

治郡也脩學于成都市中卽其所教于躬自飭厲建
士受業外一無所謂古之法也而士人遂至于大化
至於魯仲尼廟禮器儀章甚備諸生成以時服習其
中觀之者至低回而不能去然卒未聞其有成就可
數者也卽斯二者而言古法可以盡泥乎哉亦在士
之自盡其實而已夫復性節欲而不濶略于經世之
用此豈有難盡者乎卽始于章句文藝之間而兼致

修內檢外之學以達乎天下國家之務則今制非所以為累而深有以喻夫為教之實及其材之成也自與古人等耳儻以教治殊異而猥言夫今之學無繫于人才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也豈不惑哉今張君之治房山也獨先于學亦庶幾乎識此矣且房距京師僅百里其風教常在于耳目無所謂遣詣之勞也諸士誠自盡其所教之實

以振起一方之人材賦賦由今州之學始矣因是致推其材之盛興士之自得也夫其亦有以興起之者天斯可以論張君矣迺為之記而稱述夫古今之所以教焉

重修縣學碑記

陳于陞

房山縣建置學宮舊矣嘉靖甲寅春張侯汝能嘗議繕葺之距今垂二十年土木之工復就圯泐朽漶

因攸堅繪城武李侯以才名來蒞縣事至之日謁視
 廟學瞿狀起嘆曰昔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弛壞詩人
 為子衿之篇以刺之宗泰天子赤縣吏修禮典學端
 之大者作新之役其敢弗敬圖之遂急且牒聞于官
 學御史傅公既得請于是捐廩斥羨並取諸好義而
 樂助者經用既贍乃鳩工掄材詎日興事首儒星門
 次殿堂次東西廡戟門次齋祠也舍之屬盡撤其
 新是圖既訖工丹雘華絢塗栴顯麗豆籩備

列有所士鼓篋而游者胥躍然以喜低徊而

李侯則以書來屬余曰願紀其成且乞一言以

士也余惟甲寅歲茲學之修家夫人在吏垣實

懇懇焉復性經世之青揭如星日余不敏何能復

音乎既不獲辭則為之言曰自政明定雖幽燕

去京師不百里諸士者所謂皆京都之秀也昔成

盛時黌序宗師教化宣朗賢才之興惟京邑稱最

都人士之什曰狐裘黃黃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所望蓋美之也夫不徒曰威儀言辭而必有忠信之行乃可以傑然振拔于萬民由是觀之詩人美君子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亦可識矣惟故明祖宗列朝學立師嘉畜士類而首善自京師始士眾輦轂而達者鎔鑄訓澤蔚爲人文往往雄視宇內然而都會達之區利祿之燄腐日薰心自非卓犖有立者多為涓沒于中而不知寤故其敝也競而靡通而為道盡而忠信之真泆亦其勢然也

天光縫掖之徒被服文雅與京師等而邑獨僻左衣冠車從之所不衡貨貝綺組之所不集士產其間耳不習奇譎詭譎之談目不習淫褻盛麗之翫類皆專慤朴茂啍啍醇謹有先生長者之遺風焉蓋詩所謂有歸于周者庶幾近之夫士以德行為楨幹文所以翼行者也孔子論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至于用禮樂則崇先進語躬行則謙讓而不迎所重于敦實尚行者蓋如此今諸士居文明之鄉而又能全其朴既彬

彬焉追琢而金玉之矣然余所願于諸士尚當悉歛其盡飾者反而求諸身心性命之間日認認焉以綱常倫理相勸勵禮樂經術相摩切言必盡實毋譎以盜名行必履素毋矯以街俗務使道德之實粹然純備于躬則文章事業胥由此出異日者離蔬釋麴騰茂實而策休光以臨民則爲良吏以立朝則爲明臣豈不巍然稱爲萬夫之望哉若但襲冠裳其崇論宏詞詭譎然自命曰都人士則吾不知之矣夫文

在上而舉髦成興者感于時也魯侯既作泮宮

濟多士以克廣德心奮于地也今當天子初御茲年之歷方敦崇儒術以文太平廼房山之學宮鼎新式逢其會諸士得時與地若此當必有傾文光明之才應期而出以爲茲學寵重此固李侯興起庠校之意亦余所惓惓厚望者也諸士其懋之哉是役也經始于隆慶五年七月落成于萬歷元年四月納其費不貲而中貴王君祿獨捐二千金終始其事觀今日

珥貂者率靡財以飾浮圖氏之宇而王君雅尚若此
因並書之相是役者為學官李守真劉祖堯等以李
侯書來請余文者則諸生馬欽陳嘉謨王大鵬劉一
鳳也

重脩文廟碑記

朱衡 萬安人

房山縣學自勝國前有之洪武二年更建歲久殆湫
泐就頽矣有司者亟圖新之每以時誦舉廢為解廼
司監涓濱王君適之低徊不能去曰祿待非永巷獲

嘉天子經筵閣學士諸先生陳說知天下得
齊倫而居寧謐而食者皆夫子惠也祿受於天子恩
同極天子之恩亦罔極願殫力為夫子新是宮遂括
所有得兼金二千奇鳩工飭財首飾星門次殿堂次
東西廡戟門次齋房厨庫啓聖名宦鄉賢祠創未有
拓未備煥煥燿燿而房山之學悅八郡稱最矣諸文
學絃誦斯者胥諮王君舉沾沾然快也屬余一言紀
其事余以興學育才邑令之職迺今自中貴出茲舉

曷稱懿耶中貴人類喜浮圖王君願爲此不爲彼茲
豈獨王君賢仰窺我聖代右文之盛洽諸宮闈聖道
成人之深達于內輔而王君固有待而興者也史記
漢明臨辟雍陰郭執經唐宗視胄監新羅遣侍書之
簡筴有榮豔焉然未聞中貴人篤信若此者豈陽暉
聖煦幽巖獨後抑粉飾遠炫近習難格耶明興涂一
百年矣崇儒重道千古罕儷宏德前不具論嘉靖以
來實下試也夫其盛者夫生善計與下以次論之

御則下憤馳驅大君綱紀震宇燦然孔子之道詎中
貴人有不觀感而尊向者耶魯昔成周菁莪樂育棫
樸作人盛矣乃其季中貴人有巷伯者記曰好賢如
緇衣惡惡如巷伯夫惡惡嚴卽好賢篤藉今巷伯與
夫子同時當欣欣執鞭焉巷伯而下王君僅再見矣
要皆有待而興者乎雖朕王君砥行立名人也太史
公有云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蓋彰顏回雖篤學附
驥尾而行益顯王君一興學宮而名行彰顯縉紳間

是誠知所附也彼傾心浮圖竟泯沒無傳者豈少哉
王君卽有待而興亦非凡衆人伍矣諸文學懿其所
舉所謂在中貴人則進之者也第文學何以荅王君
是役也經始于隆慶五年七月落成于萬歷元年四
月又諭年冬十二月巡按侍御益都張公兵備憲副
如畢錢公蒞房山學訊始末嘉王君功異之檄邑人
君庭訓志諸石而余亦不辭爲之記

名宦祠碑記

徐

天下郡邑皆有學學卽有廟以祀孔子兩廡以從祀
諸賢至鄉賢名宦亦皆爲祠以祀著于令典而有司
之所遵行凡以爲風化設也房山隸涿州爲京師右
朔人物之生自古不乏吏茲土者往往有遺愛焉然
未始有祠正德丙子夏監察御史盧君按行至縣訪
求古蹟旣得賈島墓立石題識開詣學宮視文昌祠
嘆曰吾聞神不歆非類非類不毀奚以明教正典不
修奚以勸俗乃命撤其象飾其宇東爲龕一以祀唐

進士賈島元刑部尚書高克恭叅知政事謚端靖弭
禮及國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克誠西爲龕一以
祀元縣尹史郁朱禮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祠成縣
令曹侯俊具其事實遣諸生李鳴飛等請文刻石子
不獲辭古稱鄉先生沒可祭于社祭法謂法施于民
民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者則有祀若
之詩名家彥淵之博學有文弭張之德行政事
紀載如左而諸名宦之興學勸農

法施于民奸除弊剗政通人和亦有得乎
祭災捍患之故旣去而人頌德紀功思之不忘不可
已列于一堂之上有司駿奔歲羞蘋藻以慰後人
景仰之意于無窮且曰後有賢如斯人者將俎豆于
斯一如故事感發興起之機又于是乎在教由是明
俗由是勸君子謂一舉而二善備焉可謂儉而中禮
而曹侯之奉行惟謹亦政之所先者與予與君同鄉
知君之積學好修已久旣居憲職明慎持大體及巡

畿內之三年旌廉汰濁雪冤起滯窮微達隱中計稱
之而于風化充加之意即此可知其餘矣故特書之
以告後之人君名雍字師邵蘇之吳縣人

重脩縣學碑記

王

圖

西京人

李侯之為房山也薄賦輕徭鋤梗擾善振窮恤匱禦
青澹災政是以成民用大服已迺進其父老子弟問
所宜興華者博士諸生進目不腆傲色左蘆河右大
行山川迴環獻奇露秀其于形勝亦與區也密邇首

言不百...之際...盧氏皆以...人初

必至鉅卿而邇者富...化作人文教翔合山...海濱

之士占一經治一藝者無不鱗集仰流輻輳並進以

登天府而吾房迺愈益索莫不振青衿之徒進取繼

焉在堪輿家言則學宮之以也其陰燧于民舍迺塞

而不行其陽蔽于長垣黜黯而不耀且也廟之北為

明倫堂堂之左為尊經閣閣與堂兩大並峙主客強

弱之義云何若由是因循舊貫也將終不利于吾黨

取乎以尊道術而淑身心古人之學也故曰古之學
者爲己以興文事而梯仕進今人之學也故曰今之
學者爲人古人之學唯其有得于己是故紛華無
籍其外得失無所怛于中其出而應世也喜怒定
是非毀譽之際皆卓然有以自主而不爲物役不
物役故其特立獨行之槩足以砥頽波而鎮三
人之學惟其意主于爲人是故當其屈首黃序呻
吟嗚剽竊湊泊以希異日之奇紫曰若望羊

旌比其得志勃然無所挾持若中流之無維楫人喜
亦喜人怒亦怒人哀亦哀人樂亦樂人是亦是人非
亦非人毀亦毀人譽亦譽沉溺于噂沓噉毗波流茅
靡之中而莫能自拔由前所稱得一二人焉足以稱
盛由後所稱則雖連袂而登拔踵而奮以侈科目之
美談則可矣將以稱爲士風之振而無負縣官廣厲
作新之意則未也堪輿家言倘不盡誣房山之土將
必有鵬搏鵠起以應更始之會者吾將拭目而觀之

房山縣志卷之五
第其本謀僅出于興文事而利進取未盡引于聖人
之繩墨吾故推古今人已之辨使諸生瞿然自反于
道術身心之正他日有所挾持無至追趨儕俗爲門
墻羞豈惟道學之光在事者亦與有華能焉諸士歸
試以吾說質之李侯倘有合于作人之微指則三尺
之石姑取并焉可也李侯諱廷幹關西三原人甲午
鄉進士

房山縣學田碑記

成基命

大邑人

嘗考三代無學田蓋其時田皆井授比閭族黨之

塾庠序寓焉所謂鄉三物者郡都乎盛矣非若後世
群聚而別養之也迨漢興詔郡邑立學士曠始分畝
連阡陌侈益藏而士或窶不能給朝夕甚至枵腹露
肘不憚傭賃以自活噫餅齏糲耻上之人烏得不重
爲之所耶我朝學制酌古盡變鄉之中簡其雋而員
之員之中簡其雋而簡之法脩矣顧其風氣日開人
文漸盛在員之額者亦不難取盈于數而諸不在餼

之額者其窶亦幾不可勝數于是觀風者目擊瘡嘆
慨焉賑發而學田之制立然亦必薪爇為職者用以
靖共爾位廣其備效右文翁之于蜀鮑德之于南陽
云爾未聞輶軒暫蒞譽髦關心重資疊頒德意靡熾
如今憲副李公之于房者也公故為司空郎受命權
右倚干旌于房之三山廉靜不擾人爭暱就繼以秩
滿遷副密雲憲事乃猶惓惓念房不置初發羨饒若

緝為創一祠祀關北繆隸之田以贍祀事

房士之窶者驩若更生曰微公孰寬我俛仰其素饒

足自給者亦莫不踴躍曰微公孰作我士氣即諸廣

文撫字矜而熙遊觀環橋之振邁亦爭相怵舞曰微

公孰光我芹藻相率醵石紀其事於黌舍而署教諭

李君庭芳余姻也屬使問記于余余媿不文何能為

房山縣志 卷之三

房山縣志 卷之三

房山縣志 卷之三

房山縣志 卷之三

公頌第蹟公所行事類仁心爲質者且士飽而後益知學教與田兩得之矣竊謂三代育才之遺意政不過此耳至房士所以報公者亦無他術房于畿輔當輦轂下山川靈異甲諸郡國乃聞其賢書自丁卯以來登者寥寥豈非士之習于媮耶語云水不激不揚士不鼓不奮茲役也房其所以興乎不然卽不興其田而第舍哺以嬉豈公之心哉公之志也

房山山西蒲州人丙戌進士

縣學復俸廩置學田庫圃碑記 馮立敬

房山縣儒學復俸廩始末自萬歷二十年壬辰唐子署教于房諸生來言師生俸廩舊額每石徵價八錢嘉靖之季以軍興裁其二今時平物阜旁邑皆已得請請言令復之便陽曲王公聞之曰固予事也因爲諸生請如額越甲午春二月諸生復來言師生宜一體安肅公饋粥且不给請言令復故額令不可會督學李公行部唐子遂自言賴諸台當其議亦復俸額

如初云王公名育才李公名堯民 置學地始末
 房士匱乏多饑寒唐子念周之靡所給又歲甲午令
 責諸生慶言不貲諸生力不支于是為買民地收籽
 粒以備前費稱貸為之而唐子任焉 學庫學圃始
 末 學有書籍祭器貯藏無所唐子斥二十餘金構
 屋兩楹于堂之西偏設二櫃而備為學庫間以為講
 藝燕居之所又鑿井種樹治蔬圃于齋事之南由是
 作息稱兩便云唐子曰陽曲王公折獄甚善遇士

所左右凜凜奉法苞苴不祈然竟以白簡去反

者乃或超躡異等仕累安探哉諸生德王公謀勸不
 志不朽已醱金矣而其曹乾沒不舉乙未五月巴人
 李叅軍來署事乃始伐石鳩工王公之美有托而傳
 焉嗟乎叅軍獨可少哉叅軍名迎春唐子名守禮外
 史氏曰唐先生以兩浙鉅儒來教于房房之士速肖
 而繩武者津津有人可稱烈矣至捐一歲之祿為置
 學租以備賑給高風碩惠當與天壤不朽然吾聞之

舊常有學田矣而今漫不可考則夫保而存之豈非後之爲師若弟子之責哉而吾且及見一勒石事幾廢而舉一繫其人之遭矧事有人于此者乎故予樂觀厥成而不能不重有感也

房山縣重修學宮碑記

田 麟遼東人

房山古稱玉室洞天幽燕之輿區也以其右翊神京三舍而近幾務駢集規畫孔艱吏于茲者鮮以賢能著俸侯有年負卓越之才締符百里于

年來蒞此土甫下車而鋒穎見纔踰年而廢績

星出人百廢咸舉而于學宮尤加意焉原房之建

學自至元甲午昉也一修于嘉靖三十三年再修于

隆慶五年曠世以來歲久圯窳修侯于是軫念而繕

葺之鳩工必棘選材必良經始落成必勤且誌向也

風雨飄搖鞠爲茂草今也層甍重庀鳥革翬飛丹碧

黝聖美輪美奐滂者堅矣隙者飭矣闕者增矣是舉

也有數善焉不損官帑不困民力上以妥先聖之靈

爽下以安博士弟子員之肄業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詩人所以致美也維時弟子員顯瞻饗序愕胎而改
觀咸舉手加額歸德于侯思所以爲侯志不朽者則
旅而請余記其事勒貞篆以詔將來余迺進弟子員
而諭之曰學之有繫于風教也尚已四境無絃誦聲
國不可以爲國也治化始于澤宮民風視乎士習自
古盛王良佐必以崇學爲先誕惟

世祖皇帝肇膺洪圖右文致治

聖天子丕承歷照觀光揚烈嗣位之初即
之制義敦尚實學俾天下學者皆知古今治亂盛衰
之故典章制度之出財賦錢穀利弊之徵禮樂兵刑
機宜之要陰陽五行之何以變遷天運人事之何以
迴復是故周悉乎經濟所從出聖義所由歸淵通與
古學蔚興矣向者浮夸靡曼之習于焉一變爾侯
和葺學宮之歲適當

令敦尚實學之年事會偶符天人協應日房邑密

通首善化行自近房之士即宜仰體

君父立教之心恪遵爾侯董率之意誠使寢食與文

佩服曩訓則有胡安定設教蘇湖之規條朱考亭授

徒白鹿之則例大約不外于尊經稽古敦行三者尊

經則十聖之心法以傳稽古則事理之源流皆見敦

行則孝友姻睦之風以起此以進業者有小成大成

之別不率者行東寄西棘之概明敏者勇士自守

必各愧而知懼而必端嚴及必直誠故其

必希自遠任艱鉅之事履盤錯之途定大謀決大疑

禦大難氣志謚如而紛糾悉解上之為公孤九列卑

之為百職庶司內而樞要外而邊陲隨所施而無不

宜何則其實學之素積者然也如是斯無負

君父之立教爾侯之董率矣房之士歸而勗諸記處

之銘曰

丹彼聖威 肇基異方 湯湯蘆水 我我太行

蔚為天章 大道不溷 載揚載緝

三

廣為景沐 永垂靡極 昭德紀功 有貞斯石

房山重繕城碑記

華 湘 海陵人

正德丁卯歲湘叨廁鄉書之末尋以病痼瘵不勝家居兩稟矣今年春復與計偕困頓而疾作不克獲與天下士掉鞅文園以望澤宮之選尹茲土者曹侯諱俊邦彥其甫也臨清右族延湘至自京師遇以賓席也諸士而以毛詩授焉執采之後礪鏃括羽之暇

時以夏潦為患傾為頽垣邑侯視篆以來公勸興... 時蓋覆默然之患無不剜劑薰以惠和理化... 房山百里年獨穰熟遂督民完之增其卑薄補其... 况礪石以扁其門具瓦甃以易其剝敝新粉堊黛... 益塗其漫漶崇崇磊磊不侈于前不隳于後訖功之... 日蓋常環觀遙矚而遊目之下侯之扞衛吾人遠矣... 或以記請湘余惟我國家定鼎金陵文皇御極始即... 其平而都焉前面巨野後背重關左據碣石右挾太

行乃天設地藏以爲強幹弱枝居重馭輕之地房山
其輔邑與室堵牆三峰馬鞍雄峙境內而般洲實南
境相控之喉襟噴吼斬巖之姦結聚盤固不時竊發
憂者群盜未血斧鑕之時深入于此遠近充斥而郤
城爲之戒嚴則今日修治之功可緩耶計民之趨是
役也時維元枵風日清美而不告病力用千有二百
人佚道使之而不告勞糞具一萬六千束經畫有方
不告擾傳有之賢者之興愚者之廢侯其賢也夫

侯初俸湘遐邦廉聲幹局紳聞于上下方兇豎燿逆
之秋司兵者檄侯守太興之別家橋口柵未及樹盜
已颿風東下時侯所領率素不操甲之市卒隨出毀
變賊不攻近維揚一郡得以免其魚肉侯功不能無
績及此而邑人德之猶州之民思之也湘難不敏辭
表記以付李君勒諸貞珉用爲衆使民者告

房山縣新建石城記

鄭民悅 邑人

惟今皇上御極九重宣威四海一時元老矢慎計

護外而封疆之臣為干城為鎖鑰踰躑躅躑躅古韓范
不能相尚畿甸之內雖無城民已享乎輯寧之休矣
參攷房山民醇俗朴居天府之右臂去居庸諸邊尤
為密邇金湯之險良不可缺原築上塘迄今已久傾
頽之患無常而棟度之功不輟民始日擾擾焉用滋
勞費而已我豐崖李老父母諱琮字協中東魯城武
之名科也以阜平廉吏推諷房山仁厚蒞民廉明
已力除民瘼直犯 天顏丕績已凝遂擢雲中

而署政于房山然扞衛之深思尤惓惓不怠者
以往日薊鎮之變可鑒也

迨聞大司馬霍公具題房良

京師首善之地宜繕城以衛之肫肫保愛之懷若
默然者迺親與度量約計八百丈餘深慮民力
不堪力請當道幸賴本道豐麓孟公畢力圖成視
已任且達于撫院白川劉公而保境安民恆蚤夜

繼者乃請出內帑以贖恤之爰命經衛舒公鶴以
 河省試司教高公陸司訓黃公繼元以與出納蓮幕
 為公得仁以時督理至于石採于西山灰取于南阜
 家高三丈廠厚三尺而經營修理之宜高下廣狹之
 費非公之能盡矣維時服役之氓雲集于郊誠有
 望于來之願者且悖誼之風鼓于上下鄉民如斬祿
 之樂位卑亦協助百七十丈有奇蓋財也力也民之
 恩素洽肌膚

非資奉佛之驗貪利之

故經理于戊辰之秋落成于巳巳之春巍峩環繞
 內可以拱神京外可以消奸宄誦保障之功者不于
 諸公平乎誰賴或曰民欲逸也而勞之欲安也而迫之
 似若拂民之情者抑不知負蕢荷鍤固甚于耒耜之
 苦其視托戈曳戟者孰急闢荆芟棘固甚于耘耨之
 勤其視携抱奔突者孰大風飡雨食固甚于茅索之
 勞其視轉溝填壑者孰重信乎有限之勞足以博無

窮之逸也猗歟休哉彼徒竊厲民之言以求自濟其
私者此狙于目前安于故習之見也廟堂之謨猷思
深慮遠豈難與慮始者之所與知哉噫嘻由前觀之
方今地利人和兩得之矣後之司牧者將如之何仍
必培以節愛足以儲蓄教之禮義以爲甲冑親睦以
爲干櫓則人心固結足擬介石之貞葦屋熙寧可比
磐石之安矣否則恃有形之險而失無形之險不亦
我公之美意也耶然鳩工之日巡檢王君

勞焉余恹恹之學媿非優于文也特以鄉士
公綬史公書及庠生鄭世臣馬欽劉一鳳齊邢
命之再四不得已而著之于珉以寄奠安斯民
之意庶有俟于後云

點檢齋記

李廷幹

關西

房古奉先治地接都畿民環輦轂附京最親且近
其徵斂冗雜力役繁興民之疲于輸作較它邑亦孰
且甚以故吏斯土者日不暇給未遑他務是檢今主

上登極三十有四禩嘉平初關西李子來令斯土越
明春值大工聿興中使旁午適丁馬政凋耗而當事
淬精以振勵之余朝夕是兢嘗恐力有所屈欲檢之
而日亦不足矣邑署自德政所達于公餘隔頗遼遠
中有後堂三楹左翼因陳補葺復廣之以一楹名曰
點檢齋夫人之一身其僮屬我者方寸耳不待遠
五官百骸之間爭出其所欲以爲勝而所爲方寸
岌岌乎日爲之驚而不吾屬矣方寸之地旣日爲

驚而不吾屬則自向明以至晦息一日之內爲

何簿籍焚積于案几胥徒迭承于簾下凡可以妄希
意古竭民脂膏瘠君廩藏者抑奚所不至故必有所
檢而後其儀不忒其念斯精且一詩云淑人君子其
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國
人此點檢之明驗乎假令其不然依時浮沉與波上
下見便而赴知難而避不爲福始不爲禍先其趨會
投機非不工也好謀喜功炫奇賈慧辯解連環捷過

炙穀華言媮說縱橫四出其樹聲標譽非不利也然而明于切切之迹而不知政事之所由察乎間間之智而不省心身之所昧安所檢以塞牧民責故離朱之日天下之至晰也一塵障之則不見邱山外有所蔽也魏王之瓠可實五石嗚然土也堅而無竅則不容卮水中有所塞也利蔽之外則識易昏而不能檢私塞之中則量易隘而不及檢于是政慘秋荼因取事五斗之腰不難折三尺之懸不足憑與得

一警者即... 長父母哉... 也是為記

正丁未

娛絲軒

分之秋余... 是為記

朝發夕至

既畢周視

廷設一官欲其之

此而後責以政事... 不巳... 為之... 臣者念...
 思報稱將... 不職而敢謂... 小可臥理耶...
 示聞之王... 也昔者...
 多列... 而喜則...
 養與不... 之... 列四...
 壽民... 其為...
 謀... 因壯... 再獻...
 守... 再守... 安...

老親者五年巳亥七月慈親見背自此而齊而...
 家若吳八... 遊家君... 樂之...
 謂立身揚名以... 者...

上龍飛二載... 得彈... 已...
 逐養之喜竊不自... 第一...
 平... 省勞... 報...
 可維時家君八... 命舟北上...
 兩閱月而後抵房骨肉起居牽衣繞膝樂可知已矣

卷之五

四

是遣使之日即于堂後左隅闢隙地為精室三楹軒窗南北豁然爽敞庭有古槐蔽陰一畝足以禦暑室房告成而家君至即奉杖履燕居于此因顏之曰娛絲弄娛絲抑何取乎為政也子有之日書云孝乎惟子有政是亦為政豈其有訾吾非者且房署苦隘令又苦貧而余勉力治此不損公帑不煩民力將後之君子公餘退省之地可即為菽水承歡之地亦可則皆非無益于後之君子者也遂記而貞諸石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 房山縣志 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